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八十七上上至中下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汝明

謄録監生臣范維城

續後漢書卷八十七上上

元　郝經　撰

錄第五上上

禮樂

天類　郊　合郊　五郊　六天　九天　六宗

漢配郊　毀郊　告郊　朝日　夕月　星祠

風雨雷師　高禖　大雩

朔蜡　儺　伏

先王統理治禮節制情性通天人之際以為經制者禮樂是已非桎梏矯揉彊其不能因其固有者而導之也

道之大端一動一靜而已矣靜則大分定動則太和生而卑高上下之節律呂清濁之音充塞乎天地遍布於萬物總萃於人而為性為情蘊而為仁義禮智而不亂發而為喜怒哀樂而不乖皆其固有者也於是先王因其固有之分而為之禮因其固有之和而為之樂截然之分為天下大本暢然之和為天下達道抑弭僭犯消鑠悖戾裁成輔相役使鼓舞崇德享帝以人格天而建太平故禮樂者王政之大綱也以性情治天下以人治

人非有我之得私也禮樂之治先王之極治也其制始乎宓犧成乎堯舜盛於三代備於周禮於是有尊卑貴賤衰等之數有升降進退舒綴之儀有采章服色隆殺之物有金石絲竹匏土草木之音有圭幣瑚簋鍾鼓管絃之器為郊祀禘祫烝嘗祈享薦獻以事神為朝覲聘問燕饗冠婚喪祭以治人人道粲然神明彰矣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煥乎百代之盛典萬世之經制太平之原也周衰先王之治體漸壞至秦而專尚法律治

人不以人道箝勒束縛彊其不能而必其無有使相賊狠以睽天下銜石平書而不能已鬬訟劓公分植私計凛凛焉加兵於頸而禁人之和禮樂遂亡而先王之澤盡矣漢興脫於劓鬬閧罵洗血束髮而為帝其將相皆刀筆軍功因秦之故而加虛名拾遺器叔孫之綿蕝特以釋擊柱之劒而粗明約束耳孝文時天下屬安治賈誼請興禮樂改正朔易服色而帝謙謙未遑孝武慨然有為董仲舒請更化善治以興誦聲表章六經罷黜百

家而不用乃惑於方士禨祥小數凡郊祀封禪皆以崇侈非先王經制於是因訛踵陋亡秦之制遵為盛典搶攘苟且卒無定制雖東漢明章之盛而禮樂終莫能興矣况於三國之際乎嗚呼人之情性未亡道之固有者自若也勝殘去殺世而後仁豈不能興之哉隋王通曰使諸葛無死禮樂其可興乎嗟夫二賊未討而天奪之遽禮樂不可復興矣姑録三代二漢及三國之有徵者著於篇

漢因秦故始一用刑法而無禮制故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録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賈誼請定制度草具其儀議格不行河間獻王上古禮亦不用其一時有事令禮官博士依倣古制推士禮以及天子故漢代迄無經制東京禮文盛於明章之際而令曹襃撰漢禮襍用讖緯尤為不經為太尉張酺劾奏廢之然漢禮雖不逮三代歷年四百其典故儀則度數亦多矣故蔡邕作朝會車服志司馬彪作禮儀祭祀百官志范煜復為

纂集尋被誅盡廢原注南史煜令謝儼撰志搜次至梁劉昭捃拾漢典補註禮儀輿服祭祀百官等篇漢之遺制猶可見也大抵質而不佻情而少文有夏后氏之忠殷人之敬亦足為一代之典非後世所及也今故推本二帝三王六經經制以稽秦漢三國得失庶幾猶識先王之遺意焉雖古有之秦漢以來遂廢者則畧而不録文獻不足徵也按虞書舜命伯夷典三禮即天地人之禮也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

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則天地人者禮之綱也又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則禮之目也今推本禮之所自别為天地人三類而吉凶賓軍嘉皆在其中矣郊合郊五郊六天九天六宗配郊毀郊告郊朝日夕月星祠風雨雷師高禖大雩朔蜡臘儺伏十八類皆天之禮也故繫之天社稷軍社亳社靈星先蠶五祀耤田嶽瀆山川封禪九類皆地之禮也故繫

之地明堂辟雍靈臺養老燕射鄉飲二王後孔子祠羣祀宗廟禘祫時享薦獻配享冠昏朝會喪制短喪喪禁厚葬薄葬火葬改葬招魂葬葬殤山陵上陵謚法二十八類皆人之禮也故繫之人焉共五十五類云

郊

天子所以祀天地之大禮也以人交天祀之郊外故謂之郊天體陽剛位乎高明故其祭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兆於南郊以就陽位掃地而祭牲用騂犢其席

稾鞂其器陶匏玄酒大羮大裘不裼大圭不琢素車不飾皆本天地之性貴誠尚質大報本反始地㠀配天其體隂柔位乎卑下故其祭極日之北至以大報地而主月兆於北郊以就隂位凡壇壝位置器幣度數皆異於天所以别也故禮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瘗埋於泰折祭地也原注折之設反鄭玄曰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坦也坦明也折昭晳也必為昭明之名尊神也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皆曰泰者壇則下交乎上折則上交乎下故曰泰壇泰折也周官大司樂曰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

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原注鄭玄曰黃鍾陽聲之始尊之也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大呂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又曰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咸池之舞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原注圜丘天之象也方澤地之象也其日用上辛上丁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皆可接神也於是一歲而再蔵事其禮簡其事質其用省其行常不瀆不慢不侈不費神人有序而經制定矣周衰諸侯僭天子遂用天地之祀故孔子作春秋於魯

凡九書郊正其僭譏其不時而志其變言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諸公不當用而又違時變禮瀆天地之甚也秦人始列於諸侯即作西畤祠白帝原注秦襄公也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宣公作密畤祭青帝靈公作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祀白帝始皇并天下乃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原注秦以十月為歲首故用十月郊上宿上旬也通權火原注師古曰權舉也通舉火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享宜知早晏故以火為節度拜於咸陽之旁其用如經祠原注

服虔曰經常也於是天地正位大祀皆廢而爲諸畤不經之祠矣漢興高帝復立北畤祠黑帝合秦爲五畤祠五帝有司進祠不親祀文帝幸雍郊見五畤作渭陽五帝廟立五帝壇凡再郊見景帝不親祀武帝復郊見五畤後率三歲一郊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曰天神貴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原注顔師古曰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黃帝含樞紐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紀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 即秦所祠四時之帝高祖所祠北畤黑帝也立其祠長安城東南郊外又立祠祠三一天一地一

泰一又太史談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如上帝禮原注脽音誰顏師古曰脽者其形高起如人尻脽一說汾水上地名鄈音轉為脽又立泰畤於甘泉親郊見於是幸河東祠后土幸甘泉祠泰畤畧如古南北郊然事不經見皆方士之說也昭帝不親祀宣帝元帝皆五郊泰畤祠汾陰后土成帝即位丞相衡等議奏原注匡衡韋玄成等議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四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

馬皆非因天地之性埽地而祭貴誠善質之義宜皆勿脩宜於長安定南北郊帝皆從之於是始祀南北郊罷雍五時甘泉汾陰祠尋以上無繼嗣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帝崩復南北郊哀帝即位復泰時汾陰祠平帝即位王莽奏議復南北郊三十餘年之間天地祠凡五徙馬光武即位二年始立郊兆於雒陽城南其後幸蒲坂祠后土中元元年始於雒陽城北兆北郊明年春正月辛未郊别祀地祇明章盛修禮文既祀南北郊復移

郊於明堂宗祀五帝以二祖配終東漢之世昭烈章武二年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然終末帝世無郊見事魏曹丕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於明堂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然祇有事於明堂無南北郊兆景初元年冬十月乙卯始營雒陽南委粟山為圜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章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

滅學之後采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宫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繫世出自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有虞帝

舜配始有郊兆分祭天地而不别為南北於義未備而分配之位有五又非制也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吳嘉禾元年羣臣以孫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豐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作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豐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

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豐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原注志林曰吳王糾駮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豐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

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宫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為澤中而衡曰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欲矯之云太元元年權初祭南郊至於亡不復郊見夫天地之大豈名數所極牲幣所稱故舉萬世之典不足以為盛致天下之物不足以為備不顯亦臨無斁亦保不愧屋漏敬共朝夕事天之本也簡而不煩質而不華情而不文别而不黷歲一郊見不敢妄舉亦不敢妄廢事天之禮也天地神祇之祖無所不統故行禮於郊而百神受職舜之類上帝即禋六宗望

山川遍羣神周之祭法自泰壇泰折祭天地之外則埋少牢於泰昭以祭時相近於坎壇以祭寒暑王宮以祭日夜明以祭月幽宗以祭星雩宗以祭水旱四坎壇以祭四方皆一時從祀然祇五帝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山川羣神有主有位者三十六所而已原注鄭玄曰昭明亦壇也時四時也陰陽之神也相近當作禳祈聲字誤祈祈寒於坎祈暑於壇王宮日壇夜明月壇宗皆當作禜字誤幽禜星壇雩禜水旱壇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霜雪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秦漢以來惑於方士

亂於圖緯悖經任情瀆紊祀典從祀之位代為增羨宮壝壇陛營道列位至千五百一十四神原注見光武郊兆圖其牲幣璧玉之數又各有加至於袞冕玉路備極珠寶百官儀衛鹵簿駕仗千乘萬騎舍宮廟去京師數百里西見泰畤東祀汾陰守令罷奔命供具竭膏血賫子空帑藏誠不足而侈有餘以天地為足厭之具於是不能歲時經祠或三四年或五六年至有終身不得郊見又有再世數世而曠祀於是天地乏祀民怨神怒往往歷國短

祚皆秦漢之侈為之也

合郊

其制不經見詩周頌昊天有成命其序曰郊祀天地也以天地通言後世遂以為合祭天地之徵然其詩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熈單厥心肆其靖之言昊天有一成不易之命文武二后受之以有天下成王嗣世不敢康寧自逸夙夜脩德以基定天命宥大而靜密故能繼續文武之明德既盡其

心遂能安靖天下則康王祀上帝以成王配之樂歌也終篇不及地序文誤也夫天即道體發為元陽無所不宰地則天中之物而莫大焉乃為巨配故郊祀之制冬至祀天於南郊以合乾元夏至祀地於北郊以合坤元天尊地卑而乾坤定分陰分陽而貴賤位厚其别以明道之分禮之大原從是而出焉故無合祭淆亂之制漢元始中王莽援大司樂合樂祀天神祭地祇之説始定合祭天地之禮祭天則以地配位皆南鄉光武中興遂

以為故事而復合祭始拂經矣原注元始奏議制度詳見配郊類後世
崇侈軼興一郊之費累鉅萬萬非動天下不能舉雖知
分祀之為禮而不能一歲再蔵事最近者乃三年於是
便於合祭員壇八陛中為重壇天地並位卒用元始之
制雖為黷祀愈於不祀地得並配愈於遂廢地祀也故
分祀者先王之經制合祭者後世之行權也

五郊

周禮兆五帝於四郊而不言五火位午土位未火土相

生共兆南郊雖四方而實五此五郊之始也然郊者郊野之方所爾非祀天於郊之郊也天為陰陽之宗東西陰陽之分南北陰陽之正中央陰陽之中而皆本於天故五帝為天帝之佐分而言之則五精之帝合而言之則昊天上帝天無不宰也祀天於南郊以就陽位而五帝配祀五帝各於四郊定其壇域而天帝無位尊無二上也故帝各主五行之氣分典天之陰陽帝於五方治生長收藏之政成元亨利貞之德正春夏秋冬之時為

仁義禮智之性故月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謂之迎氣歷秦漢皆行之平帝元始中王莽奏議謂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地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地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為五郊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

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於長安城之未地兆東方帝太皡青靈句芒畤及靁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宫於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宫於南郊兆西方帝少皡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於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黒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宫於北郊兆制可於是五帝蕉日月星辰之祠位與天地埒變經制矣光武中興廢莽偽祀明帝永平中復兆五郊於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

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車服皆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因賜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車服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天子射牲以祭宗廟名曰貙劉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服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

之舞原注月令章句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央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　繆襲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祇　劉禮詳見兵錄以五帝五神配五方之帝合於月令以為漢制并南北郊為七郊魏晉以來行之應經制矣又仲夏有桃印季夏有黃郊事不經見乃漢制也原注後漢書禮儀志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楙具禮以朱索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日夏至

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絶止至立秋如故事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氣於黄郊樂奏黄鍾之宫歌帝臨晃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六天

天一也其形體謂之天其主宰謂之帝其性情謂之乾義理之所出鬼神之所本陰陽之所會則謂之道道無體以天為體有天而後道可見也推見至隱其本則一由隱之顯其數無窮凡書傳所載名數皆人為之非天有

是數也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以四時之氣言之也東方曰青帝南方曰赤帝西方曰白帝北方曰黑帝中央曰黄帝以五方之色言之也月令以古帝王配春以太皥夏以炎帝秋以少皥冬以顓頊中央以軒轅以五行之德言之也故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定五帝之位於四郊各主方祀非祀天也又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加天於帝異於五帝矣秦人作密畤祀青帝下畤祀炎帝西畤祀白帝上畤祀黄帝漢增北畤

祀黑帝謂之五時其禮皆郊見盖因五色五方五帝四郊之禮也其後定郊兆列五帝位次昊天上帝天帝統五帝謂之六天未為失也至鄭玄以緯書用天官之名太微五帝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矩黑帝叶光紀紫宮天皇大帝耀魄寶為六天非天統五帝之義也禮經紊矣

九天

天問謂天有九重以天地體數奇耦相間天數極於九易

之乾陽之爻皆謂之九天地相依有所呀入故有重數非其體有九也漢初高帝詔於長安置祠官如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原注顔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雲神也巫社巫祠皆古巫神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原注杜主即秦於杜亳有五杜主祠在京兆杜縣非湯亳也巫保族纍二神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原注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司命文昌第四星施糜其先嘗施設糜粥者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宫中夫諸巫小祠雖非祀

典皆戰國秦人之常祠令諸巫主之未為失也天地五帝亦令巫主之則慢且瀆矣既祠天地五帝又祠九天說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為九天原注見淮南子又謂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原注顏師古注謂或一說不知所出何天之多哉皆方士曲說廢之可也

六宗

孔安國註以祭法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遂謂宗尊也所尊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而周制無明文孔叢子宰我問六宗夫子荅如安國之說蓋其家學也然不經見漢與凡郊祀皆禋六宗而不著其名數於是諸家之說紛紜不一平帝時王莽奏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

名六名實不相應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火水不相逮靁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故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於是定以六子為六宗光武都雒陽定郊兆而六宗無位禋祀不主蓋不從莽之亂制且諸儒之說不可按也安帝時用司空李郃議謂易六子之氣日月靁公風伯山澤為非是復用歐陽家說立六宗祀於雒

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而不列諸南北郊東漢諸儒又各立論不同賈逵則以日月星河海岱為六宗馬融則以天地四時為六宗鄭玄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為六宗盧植則以月令孟冬祈年天宗為六宗魏曹叡景初中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劭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

凡宗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叙從之則以太極元氣為六宗至晉及宋論復不同劉昭補志謂類于上帝祭天也禋于六宗祭地也不言地故舉其中數後世人有日為陽宗月為陰宗五星五行之宗十二辰列宿之宗北斗十二辰之宗北辰衆星之宗又謂書稱神宗則古之聖帝為一代之宗六宗乃宓犧神農黄帝少昊顓頊帝嚳也類于上帝故禋六宗以配天二說為近然皆臆决無徵孔子曰殷禮

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子殷人代猶未遠巳謂無文獻而不足徵况數千載之下乎吾猶及史之闕文也闕疑可也世祖之郊兆廢其祀可也安帝之特為一神而别祀之不敢廢亦可也不知其神特為之名以為祀典亦弗享矣

配郊

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縣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配郊之始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尊無二上道祗一本故禘於廟中以祀祖宗必祀上帝以所出之帝配郊於圜丘以祀上帝必推文祖以配故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歌思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歌我將於是天為祖宗之天祖宗為王者之天以人配天合為一天大報本反始而尊祖敬宗之道至矣故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原注鄭玄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

姓代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按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昊天上帝郊之天帝也非五方之帝也詩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故曰歌思文歌我將云自周而下歷秦及漢不見配郊之典至武帝元封二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堂始以高帝對座五帝亦無配天之文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云高皇帝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原注共讀為恭孝文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高皇帝配孝武皇帝立

泰一祠亦以高祖配今宜復南北郊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於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如此則天墜合祀以祖妣配之義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

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隂陽之别於日冬至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於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隂陽有離合易曰分隂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隂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此孔光平晏左咸劉歆等議而莽之旨也其以高祖配

郊是已其合樂以高后配地祇等皆非也夫大司樂之
大合樂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皆備傳所謂樂備
徧舞也其用樂則有序而不備故曰乃分樂而序之奏
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奏㽔賓歌
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
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分六律六吕以合
六舞用於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别為六位謂

之六樂非合祭天地配以祖妣也其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六樂之用於三禮皆可感格天神則在圜丘地示則在方丘人鬼則在宗廟亦非以祖妣分配天地也凡郊祭天地皆天子親之無遣有司之禮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莽等乃謂合祭則親之分祭則遣有司皆曲說也依放經文附會邪說所謂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者也鄭玄以先妣為姜

源亦非也第周之先妣如太姜太任皆是也按詩書禮
經別男女辯內外具制甚謹如舜二妃啟母太姒邑姜
皆有大德為帝后配聖娠賢祇以其主祔於宗廟而無
配食地祇之典莽等乃傅會輙以高后列於郊兆位並
天地特褒母后容悅孝元后以為篡竊之資爾光武中
興既定郊兆亦未以祖宗配建武七年大議郊祀以為
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公卿大夫博士議議皆同帝亦
然之獨侍御史杜林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

起初不緣堯宜以高皇帝配原注東觀記戴林疏曰方今政畢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豫后稷近於周民户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興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隴蜀平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禮也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以呂后賊害三趙專王諸呂幾危漢室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二年春

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高皇后配西面北上非禮也祖妣先后非子孫之所得廢置也且復遵莽僞制黷天地矣失古今之通議母后配地漢氏之私也明帝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始移郊於明堂祇配五帝後率以為常魏曹丕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於明堂移郊明堂合祭天地而無配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復分郊明堂以父祖配如周制景初元年詔祀圜丘曰

皇皇帝天以始祖帝舜配方丘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以太祖配地郊以卞后配明堂以文帝配上帝既為圜丘方丘又為天郊地郊明堂推遠祖及母后分配操不知生出本末或以為夏侯氏之子而乃祖虞舜方之文王以配天皆偽制也晉武帝泰始初詔羣臣議除先后配祀禮也

毀郊

匡衡劉向皆漢大儒毀立之際所議不同孰為正孔子

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淫祀無福謂臧文仲祀爰居為不知則凡秦人不經之制與諸巫方士之淫祀罷之可也衡議為正孔子於春秋特書毀泉臺公羊子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先祖為之巳毀之不如勿居而巳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人以為直孔子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故春秋之義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且神明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之所存神之所存也故聖人不輕創亦不輕改有其舉之莫可廢也郊丘之位至尊至

重祖宗與大臣所共定而親郊見推配祖考幾二百年一旦廢罷則有蔑祖宗之心矣履霜堅氷漸不可長則向議為正然其援引光怪鼓動音聲舉其來數以神其徵則怪力亂神同夫方士君子不與也

告郊

按舜典堯使舜攝位舜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告郊之始也湯既勝夏復歸于亳作誥曰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勝殷殺受柴望大告武成曰底商之

罪告于皇天后土夫天下神器必受之天故堯不敢私予舜不敢私受湯武不敢私取皆告於天而後即位至秦漢有天下自以為功遂踐天子位不復告天光武討賊復讎信倡大義復受天命紹開中興即位鄗為壇營於鄗南原注春秋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作冊祝燔燎告天用郊祀故事禋于六宗望于羣神始行告郊之禮光武崩明帝遣太尉熹告謚南郊始見告天誄謚之禮原注熹趙熹也禮記少不誄長卑不誄尊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應劭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故羣臣累其功美

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　昭烈以宗室建議討賊魏既篡代傳序在已當纂漢統乃即位於成都武擔之南作册祝燔燎告類於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昭受天命復光武之初曹丕篡代爲壇於繁陽曰受禪壇升壇僭位亦作册祝告降壇視燎黄初四年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一告祠南郊　原注裴松之曰魏郊祀奏中尚書盧毓議祀厲殃事云具犧牲祭器如前後師出告郊之禮如此則魏氏出師告郊也　丕卒太尉鍾繇亦告謚南郊皆僭偽欺天之事猶春秋魯之僭郊用郊也孫權據建業亦於南

郊僭位作册祝告事同丕矣夫即位之壇祀天天帝在
焉所以告也章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即位壇五成
陌北臘祠門戶曹叡太和四年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
覇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壇積上爾非禮也不告
上帝而祠虛壇果何禮哉亦云妄矣

謹案朝日夕月以下缺十一篇

續後漢書卷八十七上下

元　郝經　撰

錄第五上下

禮樂

地類社稷　軍社　亳社　靈星　先蠶　五祀　藉田　嶽瀆山川　封禪

謹案此卷內缺社稷軍社靈星先蠶藉田五篇

亳社

亳社勝國之社也初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及武王克殷乃變置社稷頒殷社于諸侯以為亡國之戒不曰殷社謂之亳社者殷有天下之號亳則邑也邑而不號號亡而地存也於是列國有周社有亳社謂之兩社而卿大夫位于其間以聽政故傳謂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而魯宋皆有亳社見於經傳乃其徵也（原注左氏傳亳社災宋烏鳴于亳社）禮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原注薄與亳同絶其陽通其陰而已）春秋書亳社災公羊子曰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原注蒲讀為亳）社者封也其言災

何（原注據封土非火所能焚）亡國之社蓋揜其上而柴其下（原注揜柴之者絕不得通天地四方以為有國者戒故火得焚之）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原注立亳社于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原注為屋不使上通于天）此周制也漢興除秦社稷令民立漢社稷自是不復有勝國之社而戒心亡矣

五祀

五祀凡五天帝五方之帝及五行之神皆從郊祀謂之

五祀其國家日用之所資而有功於人者如井竈門行中霤等神位次社稷亦謂之五祀案以上大典為一條今據文義接編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奥祀户之禮南面設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竈在門外之東其禮先設席於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祭黍稷

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戸之禮中霤之禮設主于室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如祀戸之禮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各一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他如祭竈之禮行在廟門外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東腎一脾再餘皆如祀門戸之禮此皆周制也歴秦及漢無徵孝武時方

士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言上祠竈皆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黄金黄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齊人少翁以方夜致竈鬼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及誅文成遂不復祠非制也後世閭巷細民往往為井竈門行中霤之祭而不復用周制類皆機祥小道而天子諸侯之祀典亡矣

嶽瀆山川

凡山之墮高尊峻冠乎方域者則謂之嶽水之發源注海獨行而為衆水之宗者則謂之瀆興雲致雨異於羣山者則為名山經溝緯洫匯乎羣流者則謂之川皆所以通天地之氣生衆珍育羣材潤萬物殖百穀以為生民無窮之用故祀典之重次於天地其禮尚矣始見於虞書帝舜之巡守曰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于南嶽西嶽北嶽㕍徧而皆柴望望者望而祭之也祇四嶽而

無崧嶽說者謂在天子畿內不以封故不巡守而歲祀之禮不錄故周頌般為巡守之樂歌亦曰祀四嶽河海而已禹別九州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舜復別為十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案以上大典為一條據文義接編）四瀆視諸侯（謹案此上當有五嶽視三公五字）諸侯祭山川之在封內者於是崧高列為五嶽而江河淮濟特為四瀆又尊於十二山川而皆望祭謂之四望四鎮凡郊祀天地則柴望血祭而貍沈（原注貍亡皆反埋瘞也沈沈沈之水中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也）東漢光武明章增修典

禮廢淫祠復三代命祀名山大川始如禮秩魏曹丕黄
初二年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璧遵漢制也
六年秋七月丕以舟師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
淮曹叡太和四年秋八月遣使者以特牛一祠中嶽青
龍元年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曹奐咸熙元
年如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祠華山皆依放漢制也後世
嶽瀆禮秩尊重而四海並五嶽名川比四瀆加王加帝
升公升侯皆天子親署名致祝崇奉祈賽軼古典矣

封禪

封禪其禮不經見仲尼之門所不道詩書所載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皆燔柴望祀禮器謂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皆因天地山川本然形質不為壇廟掃地而祭也升猶達也中中心之誠也望秩之際因名山之煙燎達其誠於天也焉有蹈藉神嶽鑽石磨崖建壇設陛泥金檢玉增翳高明之事哉封禪之事始見於管仲之書謂封泰山禪梁父者七

十二家列無懷宓犧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成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聞殆非仲之言戰國方士欲神其事增入之耳原注郊祀志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宓犧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楚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

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如是桓公乃止

秦始皇帝并天下東巡詔齊魯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或以古巡守柴望禮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祠席用苴稭始皇卑之黜不用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顛立石丞相斯為文頌德刻之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其封藏皆祕世不得而記登封泰山下禪

梁父始見諸此漢孝武感方士神仙之說謂封禪古不死之名而詇儒司馬相如臨終作封禪書言符命而以尸請天子乃慨然欲封禪詔太常諸生議禮儀拘於詩書古文而議各不同左内史兒寛以始皇事勸上自制定其當謂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綜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大悅遂自制儀采儒術以文之拜寛為御史大夫先幸緱氏封中嶽太室遂東上泰山立石山顛至梁父禮祠地主乃行事封泰山下東

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原注子侯霍去病子復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下詔改年元封其後復修封禪高里又禪凡山石閭五年一修封凡五修封侈大繁瀆以名山為足厭之具古所未有也光武中興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大哉君人之

言也可謂知禮矣三十二年因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乃求元封故事遂幸奉高為石壇於泰山顛用玉牒檢用金縷以水銀和金泥刻玉牒封之又於山上刻文數千言燎祭天於泰山下以高皇帝配御輦升山即位登壇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明年帝崩矣以光武之英名乃惑於圖讖終為始皇孝武不經之事惜哉魏曹廞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

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刋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案此文未完晉書禮樂志載此文其下云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刋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諭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崛强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兹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無累于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

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